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 民國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九月至十二月 ——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初稿)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史事紀要

民國紀元前七年（一九〇五）

定價：平裝 新臺幣三五〇元 美金一二元
精裝 新臺幣四〇〇元 美金一四元

編輯者：中華民國史事紀要編輯委員會
印行者：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經銷處：中

地址：臺北縣新店鎮北宜路三段二二五號
電話：九一六一〇八

中央文物供應社
地址：臺北市仁愛路一段二號
電話：三二一八九三六

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一號
電話：三九一〇七九

正中書局

地址：臺北市泰安街一巷三號
電話：三二一三三一八

承印者：國

國防部印製廠
地址：臺北市民族西路二二三號

九月

初一日（九月二十九日）抵制美約運動團致書美公使，聲明如苛約不廢，即不用美貨。

傳說美國國會因中國抵制美貨，特將開會日期自西曆十二月提早到十月，即中曆九月。杭辛齋在北京聯合宗室、滿蒙漢軍及二十二省代表一千五百餘人，於本日致書美國公使，聲明「我國民全體意見，苛約一日不除，誓一日不用美貨」。同時並告南省同志竭力堅持，免致功虧一簣。

九月初，蘇州拒約會爲此召集大會，並飛電各埠說時機迫切，倘美議院開議之後將工約略加改動，舊約依然不動，清廷必致爲其所愚，貿然簽允，則數月抵制美約之功，一日冰消瓦解，十萬同胞仍未得些子之益，噬臍何及！爲今之計，急宜各處聯電梁公使，請將美議院所議新章必先布告全國，使國民全體公認，方可簽字，否則續約雖訂，吾國民決不承認，抵制團體誓不散，於是各處抵制組織紛紛響應。（註一）

清廷駐俄使臣胡惟德電奏宜嚴防俄國侵略伊犁。

本日，胡惟德電奏清外務部，俄國將派大兵往剿穆蘭匪徒，恐俄乘機窺伺伊犁，擴展其侵略野心，請飭該將軍嚴加防患。（註二）

註一：張存武：「光緒三十一年中美工約風潮」，頁二〇八。

註二：「東方雜誌」，卷二，十二期，中國事紀，頁七五。

初二日（九月三十日） 山西王用賓、榮炳加入同盟會。（註一）

王用賓，山西猗氏人，家世守舊德，目睹甲午戰敗之恥，知非推翻滿清，無以圖存，故雖入邑庠，食廩餼，非其志也。庚子變後，益致力於經世之學。甲辰，山西考選留日學生，以山西大學高材生入選東渡。次年，同盟會在東京成立，親謁孫先生文，對革命思想瞭解益深。（註二）

本日，王用賓、榮炳由黃興主盟加入同盟會，此後山西留學生由王氏介紹先後加盟者百餘人，灌輸革命思想，遂編印「晉報」，由王氏等主其事，宣傳革命主義。（註三）

清刑部奏請變通婦女贖罪章程。

刑部奏請嗣後凡婦女犯罪，除笞杖照新章一律改爲罰金外，如犯該遣軍流徒係不孝及姦盜詐僞等項舊例應實發（遣）者，改爲留於本地習藝所一體工作，以十年爲限；應禁者，照原定年限亦收入本地習藝所工作。其尋常各案，准其贖罪，徒一年折銀二十兩，每五兩爲一等，五徒准此遞加；由徒入流，每一等加十兩，三流准此遞加；遣軍照流科罪，如無力完繳，將應罰之數，照新章按銀數折算時日，改習工藝；其犯該枷號，不論日數多寡，俱酌加五兩，以示區別。至老幼廢病，有犯流徒等罪，勢難使之工作，應仍照舊例贖銀數科斷，如蒙俞允，即通行內外衙門一體遵照辦理。並請飭下各省撫將軍都統府尹，將女犯習藝所作速推廣，以昭劃一，其尚未設立以前，所有女犯即照應得工作期限，暫予監禁。得旨，如所議行。（註四）

清商部奏准閩省紳商議自辦鐵路，舉陳寶琛為總辦。

福建省紳商因外人有覬覦閩路之意，願合力籌集資本興築境內各處鐵路，一接江西，一接浙江，

二接廣東，擬援照江西成案公舉陳寶琛總辦其事，經同鄉京官郭曾忻等六十九員聯名具呈商部請爲奏明辦理。（註五）

註一：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九〇。

註二：「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九六二。

註三：「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二冊，頁三八七。

註四：「光緒朝東華錄」，頁五三八八——五三八九。

註五：「東方雜誌」，卷二，十期，交通，頁一〇二。

初三日（十月一日） 閻錫山、張瑜、喬煦、溫壽泉等四人加入同盟會。

閻錫山係山西人，曾由清廷選送日本學習陸軍，在日留學時期，正值孫先生文在日本倡導革命，閻氏深受感動，知非革命不足以圖存。（註一）

本日，閻氏由黃興主盟加入同盟會，張瑜、喬煦、溫壽泉亦一併加盟。（註二）

清外務部與日使商訂減縮東三省撤兵日期。

日俄和約議定撤兵之期，以十八個月爲限，盛京將軍趙爾巽恐爲期太緩，未免於我之統治主權有礙，電請外務部商諸駐華日使，縮短期限，嗣據日使覆稱：事關兩國，未敢擅改。是以撤兵之期，仍照原訂期限。（註三）

註一：「革命先烈先進傳」，頁一〇七二。

註二：李雲漢：「黃克強先生年譜」，頁九〇。

註三：「外交報彙編」，二二冊，頁五〇。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六日

七四二

初六日（十月四日） 候補京堂周榮曜為粵督岑春煊所劾，清廷令革職，查抄家產。

粵督岑春煊奏劾候補三品京堂周榮曜即周兆熊，稱其任粵海關庫書時，百計侵吞，虧款至二百數十萬兩之多。清廷諭令革職，交岑春煊嚴拏監追，並將所置產業查抄備抵，以重公款，著步軍統領衙門順天府一體訪查拏解。（註一）

清外務部據北洋大臣袁世凱等咨稱山西同濟公司勘定平定州礦地，並擬修築河北運礦鐵路。

本日，外務部收北洋大臣袁世凱、山西巡撫張曾敷、鐵路大臣盛宣懷等文稱：山西紳商董崇仁、孫笥經、段振基、李慎修、梁善濟等合款設立同濟公司，擬開辦本省礦務，今同濟公司勘定平定州河北礦地界、河南礦地界，擬設總局在河北石岩溝並造河北運煤鐵路，稟請查核。原電曰：

「前據山西紳商直隸補用道董崇仁、軍機章京吏部郎中孫笥經、刑部郎中段振基、戶部主事李慎修、翰林院庶吉士梁善濟等聯名稟稱，竊職道等於本年正月間，集成鉅款公立同濟公司，擬開辦本省礦務，請咨明商部立案，外務部查核等情，業蒙批准在案。今同濟公司勘定平定州河北礦地界，由前莊廟至虎尾溝馬頭搖二里，馬頭搖至水泉溝姚家窰一里半，姚家窰至河沙堰廟三里，河沙堰廟至石圪壘一里七，石圪壘至漢河溝祥瑞窰一里半，祥瑞窰至山神廟三里，山神廟至馬玉溝何家窰一里七，何家窰至魏家溝任家窰二里半，任家窰至西北大山三里，至劉備山廟四里，劉備山廟至前莊廟七里八，前莊廟至小南溝楊家窰三里，前莊廟至賽魚四里，賽魚至辛興灘八里，另由河沙堰廟至甘河溝土窰二里半，土窰至桃林溝史家窰二里。河南礦地界，由賽魚至小陽泉十里，小陽泉至神峪溝四里，神峪溝往西南一帶至西大山十六里，擬設總局在河北石岩溝。河北擬造運煤鐵路，由總局至隆鳳溝，隆鳳溝至紅城河

，紅城河至平潭塢，平潭塢至上五渡，上五渡至下五渡火車站。河南擬造運煤鐵路，由神峪溝至老窖，老窖至沙壇口火車站，畫定界線，測繪成圖，爲此稟呈圖說三幅，懇請俯准備案，并乞送圖說咨明商部立案，外務部查核，實爲公便等情，到本大臣，據此，除批示外，相應咨呈貴部，謹請查核。」（註二）

英使薩道義請准英商立德樂展限一年開辦四川江北廳礦務。

是日，外務部收英國公使薩道義照會稱：

「英商立德樂議設華英公司，擬在四川江北廳開辦煤鐵礦務一事，曾於去年十一月初二日，在貴部將合同簽字蓋印在案，茲准本國外部大臣電，江北廳合同，立君深願續展一年期限，囑向中國政府請爲照允等因前來。查該合同第五款內載：自批准之日起，以十二月爲限，限滿不辦，合同作廢，永不再請展限云云。惟前在該省原訂合同，曾以三年爲限，嗣由貴部修改合同時始將期限減少，此合同蓋印後，除派礦師查勘外，該商即行歸國，創設公司，乃因路途遙遠，礦師四月底寄報之信，六月底始行接到，所餘時日，過於促迫，未遑辦理就緒。今本大臣查該省原允之限，本係三年，後經貴部更改期限，該商原擬勉爲照辦，奈距礦地甚遠，即以二年爲限，亦非甚寬，合行備文照請貴親王准照所請，加展一年，是爲切要。」（註三）

外務部按照會後，允展限半年。（註四）

英福公司總工程師立德再請辦河南懷慶府鐵礦。

外務部接河南巡撫陳夔龍函稱：

「頃據福公司礦師立德函稱，擬在懷慶府境內開辦鐵礦製鐵，請發憑單，並呈圖樣等情。查該公司合同第十七條，添造分支鐵道接至幹路或河口，以爲轉運該省煤鐵與各種礦產一節，係因內地不能設廠製造，故合同標目雖有開礦製鐵四字，不過揭明所開煤礦以爲製鐵之用，而合同條款內並無製鐵字樣，自應遵照辦理。今該公司請發開辦鐵礦憑單，實屬意存嘗試，業經飭由交涉局司道詳加查核，按照約章，並執定合同條款，切實駁復。」（註五）

民國紀元前七年 九月初六、八日

七四

註一：「清德宗實錄」，卷五四九，頁四〇。

註二：「礦務檔」，(三)，頁一四六六——一四六七。

註三：「礦務檔」，(四)，頁二八六〇。

註四：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礦權運動」，頁三五〇。

註五：「礦務檔」，(五)，頁一七〇四。

初八日（十月六日） 胡漢民在「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中發表演說，指陳康有為與梁啟超言論之謬妄。

保皇派人因戊戌政變及庚子年自立軍起事中，譚嗣同、唐才常等殉難者甚多，此後每年照例舉行「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以為追悼，並用以吸收學界同情。是時，同盟會本部派胡漢民出席。會中胡氏登壇演說三小時，以康梁之同鄉地位，指斥康梁保皇及立憲派之謬惡，並將康有為之思想析為五級退化；指出康氏由思為教主退主共和，再由共和退主立憲，復遞退為變法、勤王、保皇，而有每下愈況之勢。胡氏在演說中，更斥康梁及不革命者不宜利用死人而欺騙生人，曾謂：

「死者不可復生，生者倘要為患，罵的生人，就是罵他將人愚弄。譚嗣同、唐才常已被他愚弄死了，我輩生人不要再被他愚弄，因譚嗣同、唐才常被愚弄死，所以更有得利用。難道我輩也甘心被他愚弄？被他利用麼？譚、唐死得可憐，所以要追悼他，如果諸君不自愛，不為祖國前途自愛，那就不勝追悼了！」

胡氏演說時，聽眾逾千人，拍掌狂呼者再，康梁之徒皆瑟縮不敢置辯，即席宣佈此後不再開會於東京。事後漢民追錄講稿於民報，另印小冊散佈，留學界漸以容保皇為恥辱矣。（註一）

附錄：民報：記戊戌庚子死事諸人紀念會中廣東某君之演說（註二）

諸君開追悼紀念會，兄弟今天是來遲了，剛纔經理人告佈紀念的意思，並還有那一位演說的主義，兄弟都不曉

得，只聽某君演說要完的時候，說要請廣東人來講這事情，兄弟看今天所紀念的死人，并那做紀念的生人，總要算外省人是多數，應該廣東人說不得什麼話。但是兄弟不是外省人，不認得什麼外省人不大曉得外省人做的事，却認得廣東人曉得廣東人做的事，更曉得廣東人的心事，既然某君要廣東人演說，兄弟自然樂得講講，兄弟也不過說些廣東人的故事，并且所說的人，沒有在今天紀念人的數內，兄弟說的話，豈不是毫不相關麼？然而諸君肯留心耐煩聽兄弟詳細的說去，自然明白。因為兄弟今天雖然來紀念會，却不敢便說與諸君表同情，實在妨着兄弟要追悼紀念這幾位死人的意思和諸君要紀念這幾位死人的意思，未必一個樣子。照兄弟的意思，這幾位死人是應該追悼，是應該紀念的，却不是爲他保皇，更不是爲他革命，祇是一心一意的可憐他。無論如何一個人，跟着自己的目的，拿着自己的主義，把自己的身命熱烘烘的送掉，那個人也就可憐，何況他們被人愚弄他於生前，又被人利用他於死後，他們死在九泉之下，實在不閉目的，我們還不該替他可憐，替他紀念麼？諸君不曉得真實，或是當這幾位死人，都是保皇的，有的更說他們革命，不過借用保皇手段的，這都是因爲不十分認得廣東人，所以不曉得廣東人幹的好事，兄弟現把這廣東人，替諸君詳細一講，那就諸位紀念的意思，都要變成兄弟的一樣，兄弟所說這廣東人，就是能激愚弄他們於生前，利用他們於死後的便是。諸君雖然不認得他，總應該曉得他的名字，兄弟要說的廣東人，便是康有爲梁啟超兩箇，其間又分出一箇首從，自然是康有爲爲首無疑了。現在就請先講康有爲，康有爲三個字一提出來，便刺着諸君的腦筋，暗裏必說這個人了不得的，兄弟也說這個人從前是了不得的，但是現在不行了。康有爲最愛說的春秋張三世的話，是由據亂世進到昇平世，由昇平世進到太平世，這種道理，雖是因着公羊學派，不是康有爲創造的，但經康有爲說出來，頗暗暗的與近來進化論的道理有些彷彿，却不料康有爲口說進化，他自家倒成了退化，無論世上何人恐怕也未必有像康有爲退化得那樣利害的。要問康有爲初時是箇什麼腳色，說起來不但平常佩服瞻仰康有爲的，要加倍佩服瞻仰，就是兄弟極不佩服他的，照他從前那般主張，那般氣概，也不能不佩服幾分。康有爲初時，他說要創一個大教，他的志願，要做成世界古往今來的一個大教主，他見中國用孔子教，幾千年中國人心嚮慕，民氣奄弱，他說弟子之不肖，未免因着師傳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純，現時中國却用不着，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諸教的精義，融造參合起來，做一新教，如果不然，中國是難得強盛的，中國的

人心依然是閉塞的，他的志願，初時便是如此。同時某某以舊學自命的人，一味的獨抱窮經，老死不化，見他口氣如此之大，無不罵他狂妄。他又與他的門人，互相標榜，爾說仲尼復生，我說顏回再世，那些經生家、道學家，那裏聽得慣。所以康有爲那時，幾乎有人皆欲殺的光景。但是經有見識的人平心論之，康有爲此時志氣真是不可及的，要是他始終不變念頭，儘着本事做去，他既有聰明，讀書又多，交遊閱歷又廣，倘若更拿幾年工夫，學曉外國文字，參合外國文明，參合變化，去求達他創造新教的目的，雖未必駕乎佛、老、耶、回之上，但學如今美洲的杜威，拿宗，一樹一幟，康有爲定做得到。卽如康有爲今日墮落不堪，然而從前跟他講學的人，尙死心蹋地去跟隨他，因他有這些人出去鼓動鼓動，康有爲到今尙且死而不僵，他的魔力也就可以，這都是食的前十多二十年講學的效果。如果使他真箇立心要創造新教，到而今有二十年，那怕他的學說不盛，他的教派不行，所以說兄弟那時不能不佩服他。那曉得康有爲時運不佳，忽然由監生中了舉人，打動他的凡心，從前不作人間世想，如今却要來變卦，他心裏一想未來的世界大教主，做了大清國的舉人，一箇是碩大無朋，一箇是渺乎其小，舉人教主四箇字是連串不成的，從前的念頭太大了，仔細想來不要辜負我的匡時好才調罷。一念之轉，便弄成第一級的退化，康有爲自此，不做大宗教家，要做大政治家，比前時志氣已差了好些。但諸位要想康有爲初時是箇什麼腳色，他要做大教主不成，他去講政治自然也一時說不出卑鄙惡劣的話，故此康有爲初做舉人，初講政治，也是志在民族，有保中國不保大清等話，滿洲後來拿做話柄，說他罪大惡極，亂臣賊子之徒，就是因他做舉人的時節，發出這議論。往後不及檢點，他的門人正如鸚鵡學語，調舌初似更收拾不來，而且康有爲取的是共和政體，不是遊美洲而夢俄羅斯，却是在滿洲而夢美利堅，他的門人如○○○○亦常說，他日大一統者斷是美國，便是拾康有爲的餘唾。此時就康有爲箇人而論，雖是退化的初階，惟是康有爲論政治的宗旨，尙不大謬，不過康有爲未嘗研究政治的學問，單就當時李提摩太、林樂知等所譯一二粗淺西籍，管窺蠡測，以爲民族是要分別的，民主政體是這樣的，實則似是而非，一知半解，後來不能自信，也未必不因於此。

講到這裏，兄弟要把話攔腰一停，且不講康有爲的事情下去，因爲有一個重大問題，是極要與諸君研究的。近來常聽得有人說立憲問題，立憲是件什麼事情，大家也不去研究研究，人家說來是與不是，便無從分曉。大抵立憲

的國家是拿總體的自由做根本，國權民權止可在憲法下頭來活動，他的政體必定有三個大機關，都有獨立的性質，不相侵犯的，這纔叫做立憲，並不是有幾篇成文憲法，便算立憲，也不是開了議院便算立憲。須知君主國有立憲，民主國也有立憲，英、德諸國是君主立憲國，法、美諸國是民主立憲，反面說來君主有專制，民權也有專制，今日的露西亞、土耳其是君主專制，從前的雅典是民權專制，因他祇有一機關用事的原故。如今說立憲的人却把來與共和政體並舉，好像立憲便不是共和，共和就非立憲，不曉得共和立憲也是立憲一種，就世界而論，這種政治尤爲高尚，就中國而論尤爲相宜，他不懂政治學的人，往往說我不主張共和，因共和不如立憲，或者又說我愛共和勝於立憲，此等語言，都係名學上說不去的。然而這千差萬錯便是康有爲誤之於前，梁啓超誤之於後，梁啓超的話，暫且放在後頭，先講康有爲的話。剛纔不是說康有爲不懂政治學麼，他既不懂政治學，自然不識立憲，然而他偏偏要講立憲，這時候便是康有爲第二級退化化了。康有爲不幸，中舉人後不兩科就中進士，進士中上，康有爲的思想又變。他想我如今不比做舉人了，舉人的位置於民近些，於官遠些，進士的位置於民遠些，於官近些，我何苦尙守着中舉人的話，說那遠於官的話，我如今不講民主了，不講民權了，民族主義我更不識了，中國不如立憲！不如立憲！他這話從民主變到立憲原是不能分出界說，惟是他心目中却有界說，他也祇以爲共和自有共和的好處，不是立憲，世界立憲惟有君主，更無共和，我前講的共和本非立憲，我今所說的立憲又非共和，講共和不過取悅民庶，我講立憲才不得罪滿洲，糊糊塗塗，純是由進士身分演成的學說，諸君試想康有爲此時還不是第二級退化麼？

大凡一個人，沒有宗旨，惟利是視，必至弄到今日講這項，明日講那項，支離反覆，自生矛盾，人家問他，他反以爲後來方見到真理。正如梁啓超所說，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人人罵梁起超反覆，實則他也是得的衣鉢真傳。康有爲的自家挑戰，已不止一次兩次，實在是他不惜以今日之我，欺昨日之我。兄弟改梁啓超這句話，諸君看對不對。究竟他們師徒，並沒有目的，弄著乖跟著好路走，還是強他的嘴，所以講高尚的時候，他要中舉人進士，便不高尙了。講良法美意的時候，他要做官顧不得良法美意了。他做進士，便不肯講民主民權，恐怕於他進身有礙，故此中進士之後，他的上當今皇帝書，竟然有人爲他擔憂，聖恩深重，屢蒙召見。康有爲意見，更比前時活潑幾分，發議論上，就轉比從前退縮幾分。從前講立憲，就是君主立憲，也須得開簡議院，前時因爲草茅新進

，官職不高，或者立憲條陳，被一封勅旨，弄箇貴族院議員，豈不是非常榮耀？及至此番特旨召見，指日可以大用，何況變法之際，要用他多少條陳，他想他是箇新政要人，何患不得大位？萬一他握政府的權柄，却被議院監督住他，豈不是好些不便？萬一朝家會錯了意，以爲康有爲意在立法，正要使他做議員，那時豈不抱屈，豈不辜負了非常的知遇？因此康有爲的議論又變，竟反背前日的話，以爲實在連議院可以不必開，憲法也可以不定，有這般一箇好皇上，但求講變法發了。諸君，但試記憶康有爲駁建立議院的文章，係在中進士之後及屢蒙召見之後，便可知康有爲心事。前回不講民主，講立憲，雖不完全正當，還是有所依據，到此再變，就空無依據，止說變法，俯拾即是，毫無綱領，與根本的問題，全沒有關係，設今叫康有爲自問戊戌變法難道不從根本下手，祇要枝枝節節去維新麼？或者立簡憲法成簡政體似乎好看些，康有爲必定答不出那時却止爲自己一人之便，連議院制度不以爲然，如此立言，那裏還靠得住？所以康有爲第三級退化，自以爲弄得倒絕大的官階權柄到手上，那曉得一無功效，算來都是好扯謊的毛病，都是前言不對後語的毛病，那怕爾有彌天的本事，絕世的口才，要是愛扯謊，自然就得人怕。兄弟有箇朋友，他也認得康有爲的，他說過一句笑話，却甚的當，他說康有爲祇要說五分鐘的謊，只要五分鐘內偏聽不出他的破綻來被他蒙得過，他便去扯一箇謊，也不管五分鐘後被人看破，他扯謊的時候並不爲將來打算。這話雖然刻薄，但康有爲的謊，也就可怕得很，可怪得很的。

諸君如今試想康有爲既中進士，憑着他那種光棍運動的手段，又得屢次皇帝召見，他那抱負自然慢慢的施展出來，最要的位置，是要他當，最大權柄，是要他拿，更何人比得上。那知就事實上看來，偏是不對，人家做四品五品的京卿，却沒他的分子，人家當新參政，也沒他的位置，這爲甚緣故？就是兄弟才說他扯謊得人怕的緣故。當初康有爲在京城，使外間聞名的，就是公車上書一事。公車上書，原是做舉人的熟套，做舉人的坐在家裏，耳目不多，一旦北上來京，自然生許多智識，要發許多議論，所以那康有爲公車上書的時候，各省的舉人，原也各想鬧這故事，却因康有爲口才采得，文章又做得快，又做得長，拿起他的書，運動各省舉人，那些舉人，講他不過，做他不過，無怪乎佩服箇了不得，都願附驥簽名，康有爲爲頭，聯合得各省舉人，他的名譽勢力，自不知不覺增長起來。然而當時湖南公車，頗藏着些有見識的人物，却早與康有爲不對，不肯隨聲附和他，所以公車上書，湖南獨

有好些不簽名字的。康有爲也沒奈何他。及至康有爲屢次召見之後，譚嗣同等四人，都說法是要變的，康梁是萬不能用的，我們斷斷不可與他共事。論起世情，北京的維新變法，差不多是康有爲講的話最先，到得變法，應該算康有爲是主動力，爲什麼用他的話，又不用他這個人，似乎有些不公平道。但論起道理，康有爲也不過趁着風潮，說那四不相的時務，其實沒有多大的心得，況且他這箇人毫無宗旨，專好扯謊，無論他發出什麼議論，也是能說不能行的。譚嗣同他們總算是忠厚人，要不忠厚，後來不至爲康有爲愚弄。兄弟雖不認得譚嗣同，却可信得過他的忠厚，既然是忠厚的人，自然不願與康有爲這鬼頭鬼腦的人共事，慢說是譚嗣同，就是在坐諸君，曉得康有爲之爲人，也未必願與他共事的，故此論當時的事體，兄弟不怪譚嗣同他們沒本心，祇怪康有爲有自取之道，但是譚嗣同與康有爲不對的話，康黨裏如梁啓超，他們不肯認的，他著的什麼六君子傳，差不多說康有爲與他們一氣呵成，何嘗不對，然而梁啓超的話是斷信不得的，他要利用人家於死後，他又何必說出這不對的話來，兼且於老師臉上不好看！又因爲後頭要續着架天的謊話，這一段交際的歷史，自然要隱起來。兄弟也不與梁啓超爭的口頭辯論，兄弟祇把事實上述來，看列位的批評，那就可以見得兄弟講的話，比梁啓超做的文章，誰真誰假了。譬如我們留學生，箇箇自命不凡，但來此留學，手無斧柯，一肚子的學問，無可發洩，無可寄託，祇可作報，或是譯書，對着外面說來，自然不是無些子功效的。但就箇人論去，必定還有大過這兩項的事業，因爲沒有事業，才拿他來發揮。我們留學生，都要公認的，康有爲當戊戌變法的時候，既然他是功之首、罪之魁，他如何不能置身顯要，踞着譚嗣同劉光第他們之上呢？就是梁啓超也不甘居人後的，爲什麼兩師徒，一箇只合去作報，一箇祇合去譯書，難道當時的事業都沒有比作報譯書還大的麼？康梁兩箇人除了報館譯書局之外，就沒地方安頓麼？要講十分認真的話。這兩件事體，康梁兩人，還也未必數得上。然而就那時候說，就那時候一般維新人物說，光論才情，康梁兩箇，拿去作報譯書，究竟抱屈，試問若不是譚嗣同等和康有爲不對，排他出去，他何至當人家非常鬧熱的時候，却獨自毫無意味，投閑置散呢？他們康黨還哄着人，說是光緒皇帝老早怕人家害他們兩箇，所以叫他出去，避風頭的，兄弟聽見，覺得尤其可笑。那時講維新的話，譚嗣同他們倒都彈冠相慶，有甚危害？其實後來若沒康有爲的誇張爲幻，原本沒有危害，而且光緒皇帝，祇要保全康有爲，餘外的譚嗣同劉光第等，便由他在京城聽人危害，不叫他避避風頭麼？他們師徒兩個

得的旨意，離政變的時候還遠，祇有光緒知機，康梁會意，其餘都儘着做官高興便都糊塗了麼，所以兄弟說康梁被譚嗣同等排斥他出去是真的。諸君合着前後後看來，一發要相信了。

康有爲平生是個熱中不過的人，他如今犯下彌天大罪，他的作官思想還委放不下，何況當時眼看着人家得意，自己賦閑，那一番事業，又是自己從前主張過的，功尚未成，一身先退，那裏甘心？如今人都說康梁當戊戌政變以前是得意的時代，却不知此時正是康梁失意時代，且夢想不到絕大的失意，要是沒有道德，沒甚涵養的人，便大概禁受不起，何況康有爲的利己心是要比尋常人還大十倍的。他正合孔夫子所說的鄙夫患得患失，自然無所不至，他暗地裏想，對此寂寞，豈不叫伊呂笑人，我若是就是這樣走開，不但譚嗣同他們不曉得我南海康聖人的利害，就是我的門人故舊也同古時候跟叔孫通的人，看見我沒有本事都要埋怨着我或是叛了我，豈不嘔氣？憑着我的本領，儘管鬧他一箇亂子他也不管倒底自家的力量如何，能發能收，究竟做得來做不來，再者也不想自家爲着甚的天大問題要下這般辣手，要擣亂人家的大局，這就可見康有爲是極利害，是極沒良心的了。外間不知底細的人，只說戊戌政變是康有爲的反動力，要不是變法的事情，操之過激，就是皇太后皇帝母子異心，才弄出翻天覆地的大活劇。然而這都是被梁啓超戊戌政變記騙了的。凡在戊戌政變記的話，都是康梁爲着自己地位，隨口捏造的，其中找不出幾句信史，如今且不暇細辨，但他的大綱領大主腦，是說的皇太后要害光緒皇帝，康有爲要保光緒皇帝，這兩句話最是要緊關目。惟是兄弟照着實際講來，却恰恰的替戊戌政變記成箇反比例，那保着光緒皇帝的是皇太后，那要想光緒皇帝死的是康有爲，諸君驟然聽兄弟這句話，必定驚怪不肯便相信。兄弟的話却是明明白白，有證據的。諸君要問兄弟這話真假，兄弟却先問諸君，光緒皇帝的死話，諸君必定說光緒皇帝現時尚活在北京城裏，既然光緒皇帝尚活，那就兄弟的話是真，康梁的話是假，不消疑惑了。這箇是什麼緣故。因爲凡保人的，他那地位力量差不多總比被保的人高了許多，大了許多，現在比光緒皇帝地位高的力量大的，除却皇太后更有何人？光緒皇帝到今不死，要不是上帝耶穌保他，就是皇太后保他。康有爲說皇太后要害皇帝的性命，皇帝的性命却是無恙，但就康有爲講來，也只有皇太后的地位勢力配得害皇帝，那就自然配得保皇帝，皇帝如果是已經被他毒害了，自然就是有爲口靈，皇帝既不會死，戊戌以後七八年來都安然無恙，要說不是皇太后保皇，我就要替他喊冤，無論什麼人，都不好無中生

有，誣捏他的罪惡的，那康有爲合着梁啟超，却要說皇太后把皇帝放在瀛台，天天拿玻璃粉要他食來毒害他，這等說眞要叫人笑死。我們如今試叫康梁二人嘗嘗玻璃粉滋味，看他嘗得住幾時不死。那光緒皇帝縱使神聖，也是人身皮骨血肉，不會怎樣，何以能穀食得玻璃粉七八年，這真是欺三歲孩子都欺不倒的，這如何見得皇太后要害皇帝呢？康梁此話眞是連扯謊都不會，天分低得很。又且皇太后不特保全光緒的生命，他連光緒的帝位都是他保全，諸君如不明白，兄弟再找事實上的憑據。庚子年鬧團匪的時候，立了大阿哥，大阿哥的老子端王專權獨斷，他的勢力，橫絕一時，他更耐煩不得，要他的兒做皇帝，早日登基，糾合一班宗室，要把光緒來廢了。皇太后那時一個人，幾乎拗他們不過，逼着沒法，打箇電報去問兩江總督劉坤一、兩湖總督張之洞。太后的主意，以爲他們疆臣，束髮入官，受恩深重，如今我拿這話問他，他斷不肯隨口附和的，那時他們有了回奏，我就可以拿着做話柄堵住端王們。却不曉得劉坤一、張之洞兩人。都不懂太后的主意，劉坤一忠厚，以爲是眞話。他想古時唐宋的忠臣，一聞皇帝要廢皇后，尚且拚命的爭去，何況皇太后說要廢皇帝，我們做臣子的果不做聲，那時我劉某死去，眞無面目見大清先皇帝於地下了，所以他就趕緊抗詔，覆一箇電報。說的所不敢聞者此事，所不忍聞者此事，劉坤一的意思，以爲就使我逆着皇太后，我是不願廢立的，張之洞却不然，他弄着乖，猜不出太后的意思，以爲我若說廢的好，那時要受輿論的排擊，要說不好罷，又怕逆了皇太后的懿旨，擺布不下。不如不去覆電，外人不至罵我，太后不至罪我，豈非上策。論起滿洲的忠臣，張之洞自然不如劉坤一，但是太后祇要他們不附和，便有了話柄，何況兩人之中，一箇口氣像那般強硬，他就把這話告訴端王及餘外的宗室，說爾們要廢皇帝，兩江總督劉坤一有死不奉詔的光景，爾們有法子治他麼？他踞着金陵有許多糧子，再連合着東南的督撫，萬一造起反來，爾們有甚法子抵擋他？端王和一班宗室。都是胆如鼷鼠的，聽這些話，自然不敢再去開口，只等打服洋人，再同兩江總督算帳，却不知不覺的叫光緒安然無事，太后心裏倒甚歡喜劉坤一，憎忌張之洞，到後來召劉坤一上京，劉坤一以爲這番必大迂犯着太后，硬着頭皮，再也不怕，及到入京，恩眷非常，快快的就送回他的任去，張之洞也奉召上京，自以爲得意，却被軟留許久，用盡多少錢，才得回任。祇看他後來兩箇人的遭遇就知太后當初的意思，太后爲着要不廢光緒費了如許功夫，故此我說康有爲不是保皇的，太后倒是保皇的，康有爲不但不是保皇，而且他狼願意光緒皇帝早早死去，這又因甚緣故

？因爲他說自己保皇便要說太后害皇，皇如果不早早的死了，他的話不靈，要他的話靈，自然望光緒皇帝早死，這是一箇緣故。再者他說自己保皇，人問他皇要不要保？皇若是要保，自然與保皇同心同德，沒有異論的了，爲甚爾在這裏天天說保皇，皇在那裏天天說拿爾，他只得又說，這罵我的不是皇帝，却是太后，太后在上頭，監着皇帝，叫他罵我拿我的。故此皇太后如果死了，光緒還是罵他拿他，他便再沒得說，惟有望皇帝早死，死在太后之前，他既可說太后到底害死皇帝，更不至皇帝獨自對付他，令他啞口無言，這是康有爲想皇帝死的第二箇緣故。如今外人還信說康有爲保皇，真是被他騙得利害，但是康有爲說他自己保皇，皇太后害皇，這兩句話從戊戌政變說起，戊戌政變的原因，現在却是無人曉得，兄弟且對諸君講講他那時其中的情節，益發證明康有爲不是保皇，皇太后却是保皇的。這件公案就是現在紀念的死人被康有爲愚弄到死的緣故，兄弟真不忍不講。

兄弟方纔不是說康有爲要鬧亂子，顯他南海聖人的手段麼？戊戌政變就是他鬧出來的，譚嗣同就是他害死的，臨死還是糊塗，不得明白，確是受康有爲的愚弄。康梁愚弄了他們幾箇死人還不肯說句真話，裝出幌子，再來愚弄中國的人，所以兄弟要講這件公案，不得不先把康梁愚弄世人的話來駁一箇痛快。康有爲說戊戌政變都因皇太后不愛變法，惱着皇帝獨斷獨行，一般滿洲舊臣，更吵鬧着要殺皇帝，所以太后就借天津閱操爲名，要把光緒來殺，光緒自己知得大難臨頭，兼怕害着康有爲，所以寫封密詔叫劉光第拿去交康有爲，請他出外求救，事情未有弄好，康有爲自家剛逃得出京城，那裏已經鬧起來，把譚嗣同、劉光第六個人不加研審，就都押赴市曹，從此皇太后就把皇帝監在瀛台，天天要他食玻璃粉毒物了，梁啟超幫着他老師清議報上說了許多文章，大概情節也就不外於此。這些話說得實在沒道理，且不說光緒皇帝要維新變法，於太后身上沒有好大的妨礙，太后未必找他晦氣，找他晦氣未必就要他性命，就使眞箇要他性命，宮闈之內何事不可做，皇太后如果眞箇要害皇帝，一服砒霜也就斃了，再不然弄箇太監叫他把皇帝害了，然後再把這太監殺掉，歸罪於他，仿照那司馬昭成濟的故事，也得乾淨，他爲什麼要到閱操的時候，帶他到天津方去下手？他既知皇帝不是明明犯着死刑的罪犯，殺他時候是不能與衆共之的，左傳說得好，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皇太后要照康梁的話，當着六飛出狩的時節，千兵萬馬的場所，拿光緒皇帝殺了，這叫做什麼頑意？況且皇太后不是等閑的人，他曾見過世面的，他也曾殺過人，他殺肅順、端華的時候，年紀不